

# “陈延年指示”出自何处

李传玺

近段时间帮助《安徽文化读本》编写“革命文化”一章,将安徽党史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又都集中一起,系统浏览。看到书上关于1927年5月中共安徽省临委成立有这么一段话,“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陈延年指示柯庆施、周范文,向中央提出成立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的组成名单。柯、周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庆施、王坦甫、王心泉、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7人为省临委委员。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组成名单,任命柯庆施为书记,安徽省临委正式在武汉成立。”(《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简史》,中国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第20页)

安徽省临委是安徽中共第一个省级组织,第一次统一了全省党的领导,在安徽党组织建设上具有标志性意义。陈延年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如是,不仅让陈延年此段时期历史多了“记载”,也表明陈延年对家乡党组织建设的关心,更突出体现了陈延年在革命转折时期期望通过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以更好领导革命的战略眼光。

但问题来了。五大是1927年4月27至5月11日在武汉召开。大家都知道,陈延年没有参加五大,再具体一点,他4月10日受中央指派前往上海,加强上海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先是担任上海区委代理书记,不久担任改组后的江苏省委书记,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民革命,可能进攻甚至屠杀共产党人的形势。

再翻其他书,1990年代出版的《简明安徽通史》,说到此段,也有这样表述。“1927年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在中共中央委员陈延年指导和推动下,由柯庆施、周范文两人,向中央提出中共安徽省临委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建议由柯庆施、王坦甫、王心泉、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等7人为省临委委员。党中央批准了这一名单,并任命柯庆施为书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南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528页)”

此段话同新出安徽党史书上表述有所不同,一是把五大召开时间说成5月下旬了(时间应该是错了),二是在陈延年关于此事的表述上有所不同,说成是“指导和推动”,但不管怎么样,两者都有相同点,那就是安徽省临委成立,都来自于五大期间陈延年的“关注”。

既然如此,五大期间,陈延年怎么“指示”或“指导和推动”柯庆施、周范文等人呢?

难不成使用电报。须知此时上海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几达疯狂,且不说电报十分珍贵艰难,单就党内纪律来说,陈延年有可能单独给柯庆施周范文电报作这样的“指示”或“指导和推动”吗?

会不会是仍然当选总书记的陈独秀指示呢?一段时期,我们后来者怕说陈独秀,讲具体一点就是,如说是陈独秀,可能造成此段历史不青白,成立临委不正当,这段历史就不会得到呈现。

请编著者们注明此段话的出处,以让这段历史或陈延年的这段历史更为完整可靠。

## 如遇江湖故人

章铜胜

古时人们出行,坐船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泛舟江湖,有风险,也颇浪漫。若是路程不远,雇一叶轻舟,两个船夫,一个厨娘,一个童子,浮家泛舟数日,或十数日,路上可停靠渡口、码头和市镇,也会夜泊港口、岸边,如此辛劳一段时日,便可抵达要去的地方。这一路上,有晴日,大概也会遇上风雨之夕。晴日还好,两岸青山相送迎,来往帆影远近可见,船工的吆喝声声可闻,也就不觉孤单。夜宿野渚,远近无人家,相伴唯有星月鸥鹭,一船星辉,点亮船上的一星灯火,清江寂寂,唯觉形单影只,这样场景,大概只有经历过才有真切的感受。

在月夜清江之上,若是发现不远处的一星灯影,也泊在沙渚边,或是对面的岸上,虽隔了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不能通过言语交流,如此黑夜,当然也不可能通过手势旗语打招呼,彼此并不知晓对方是谁,是干什么的,只能猜测着对方的身份,是省亲的、投亲的、赶考的、会友的、行商的、迎亲的、送嫁的,抑或是做其他事情的,都有可能。那一夜,清江之上的一星灯影,对于夜泊洲渚的人来说,如遇江湖故人,那样亲切。也许第二天启程时,彼此连招呼也忘了打一个,便各分东西,从此江湖河海,各任平生,陌路的相伴,也有故人之谊吧。

有一年夏天,天大旱,刚栽下的晚稻秧苗

遭受旱情,要用水泵抽水抗旱。家里实在忙不过来,父亲让我夜里去正在抽水的水泵边守夜。守夜,不仅要看护好水泵,还要不时地巡查水路。上半夜还好一点,到了下半夜,田野里四处漆黑寂静。巡查水路时,手电筒的光亮还是显得弱了点,那一星灯火只能照亮眼前一小块地方,暗夜的虚空,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存在着许多的无知与畏惧。正在此时,我看见远在对面的田畈上,也有一点光亮,大概也是和我一样抗旱守夜的人吧。他的手电筒朝我这边晃了晃,我也将手电筒朝他那边晃了晃,那一刻,在乡村夏夜的田野里,我们的默契,如相识相交多年的故人般,安慰了彼此,也陪伴了对方。

人生行旅,需要小憩,旅途之中,也要歇脚休整,小憩或是休整,都是为了下一次的远行。一天的路程走累了,便投宿客店,或是途中的人家,谁都清楚,休憩之后还是要出发的。也有的人在旅途之中留了下来,或耽于风景,或是遇上了知交故人,那是开启人生另一种方式的旅程,也许这种留下,也只是阵子,此后还是要再启程的。

休息了一夜,清晨起床,告辞店家或主人,独自出门,也许有人站在身后为你送行,但此行不一定有人与你相伴。走出门,踏上行程,在寒霜侵道的冷寂里,方知此行的孤单。“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衬托此时心最好的场景。鸡鸣之声还在身后,温暖的被窝,仿佛还伸手可触,但抬头看,寒月仍在天,板桥上的浓霜已经留下先行者的足迹,此时,心里便舒畅了许多,莫道人行早,更有早行人,好像正有人在前方等着我与他结伴同行。江湖行旅,看见板桥浓霜上留下的行人足迹,如遇故人。



音符  
芳纯  
摄影

## 麻雀 大庄

麻雀的叫声琐碎,短促,有喜气,像刚会说话的孩子,急急巴巴,又喜欢到处说,让人好笑又好笑——你想说啥呢?鸟的语言不好懂,婴儿的语言不好懂,只有神灵会意,神灵都在天上,不说话,地上有慧根有神性的人感知一二,脸上就会多一些春风,多一些善。脸上有春风有善的人都是有慧根有神性的人,当然也多了人性。

麻雀的颜色灰不溜秋,跟土地的颜色很近似,所以麻雀喜欢在地上走,像小孩一样喜欢在地上蹦蹦跳跳,它们圆圆的眼珠溜溜地转,短短的脖子在厚厚的绒毛里伸伸缩缩,像个身着貂皮的暴发户,招摇过市。

但麻雀并不真是暴发户,不似老鼠家里有余粮,而是要四处觅食。春天时,麻雀要在田野里找虫子,幸运的时候会瞥见前一年农人遗留的谷粒,有的谷粒长了芽,长成了禾苗,麻雀翻找半天,终于悻悻作罢,飞往另一个田地。从春末夏初开始,季节越来越丰硕、慷慨,田野开阔而饱满,小麦和油菜开始成熟,稻子开始抽穗,继而泛着金光,麻雀不需要长途奔波,落脚处就是古道热肠、慈悲为怀的庄稼。再过些时候,小麦、油菜和稻谷纷纷被农人搬回家,摊晒在门口的平地上,麻雀赶了过来,先在树枝上观察一会,见门口没有人的影子,也没凶恶的狗,呼啦一下俯冲到地上,埋头吃一会,又仰着头观察一番,叽叽喳喳,那是欢愉的告白,也是呼朋引伴的信号,它们的妻儿老小左邻右舍都被招引过来。我父亲从堂屋里出来,看到乌泱泱的麻雀正在啄食稻谷,很生气,扬起手中的扫帚,作抛掷状,嘴里发出一声“嘘”,麻雀们懂了,比偷吃的孩子们反应更快,哗的一声,全都飞开,然后立在一棵棵高高的树的枝上,议论刚才的惊魂一刻。

秋天,谷物少了,麻雀可以吃树上的柿子,吃遗落在地里的谷物,它们细细的腿在空荡荡的田野里一蹦一跳,小小的眼珠子转动不停,有时为了一粒谷子,兄弟间还会打架,旁边一只老麻雀会大声嚷嚷,骂了这只骂那只,兄弟俩最好终于和好,又跟着爸爸妈妈朋友伙伴们一起飞,遇到有食物的地方,还会叽叽叽,跟它的兄弟朋友发信号,嚷它们过来。

冬天,土地贫瘠,田野里的草亦已枯黄,麻雀们吃什么呢?吃草籽?吃蚜虫?吃白白的雪?谁知道呢。两只麻雀饿得头昏,在雪地上起起落落,想找点食物填饱肚子,找来找去,突然发现一片白皑皑的雪地上有黄澄澄的谷粒泛着金光,喜滋滋地跑过去,小嘴不停地啄,小小的头颅上下起伏,躲在门后的那个大男孩见时机成熟,猛拉一根细绳子,绳子那头的细棍子倒了,竹筛子盖住了一只麻雀,另一只惊慌失措,从雪地上划出一道弧线,仓皇逃命。大男孩欣喜若狂,奔出门外,手忙脚乱,围着竹筛子团团转,终于将手小心翼翼地穿过雪堆,伸到竹筛子下面,捉住了那只毛茸茸的东西。

这个胖乎乎的小家伙不知道它头一回碰到的是一只人类的手,双脚被紧紧握住,它仰起头,张开尖尖的嘴,叽叽叽地哭叫,露出了细长、闪亮的舌尖,似乎在向爸爸妈妈呼救,向子女儿呼救,向朋友邻居呼救。

男孩的惊喜荡然无存,他呆呆地立着,忽然听懂了小家伙的话,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它的头,说,别怕,我不想害你,只是想逗你玩。

他一扬手,小家伙噗地一声飞走了。

